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九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復駱顓門中丞

庚申十月初八日

得示敬承一切和戎變局愈出愈奇彼族驕橫至斯而極既不能爲背城之戰又不能爲折衝樽俎之謀雖苟且於一時而要挾而求款約殊不可問犬羊凶逆之眾實逼處此未審何日回鑿北盼幽燕

君難未急東望江皖師老無功憂憤何深慙憾萬狀惟祝雄旌西指淨埽蜀氛控秦關而藩晉輔長城

若接西顧無憂蓋避狄遷岐已有敷陳入關之議者
或冀中興締構豪傑並起而乘時資夾輔之勳而
成再造之業此則杞憂之所難驟釋者也滌帥前疏
計日內可奉批答都直夫中途銜命仍赴
淮揚則楚師亦當可以止調刻下舒廬伏莽麇聚桐
城狗逆將并力於楚軍誠慮飢疲之卒應接不暇耳

復雪琴方伯

十月初八日

得先後所寄手書憂國甚深論夷亦甚確中華之
大魏闕之尊虛無一人可以御敵瑣瑣急於求成而
目之爲爽快其玩弄可知縱避狄遷岐誰與匡扶締

造惟 帝心簡在使天下賢者幡然並起而乘時
或不至信讒信盜日即於流失喪敗而束手無策耳
狗逆至桐城不急求戰恐其以大軍牽制多李而另
分悍股別逞狡謀天堂潛山太湖業已分兵守城守
險而樅陽安慶兩路仍仗麾下全力綢繆相機策應
若使如小池驛之役并力一處則多李兩軍或足以
禦之而尙可徐圖破滅也吉鎮易姚當即補札應畱
樅卡亦惟弟命是遵

致翁祖庚中丞 十月初九日

狗黨屬聚桐城蟄伏未動其發之也必猛節據探報

並獲間諜供稱該逆欲牽制前軍暗襲懷潛後路現
在各備戰守以伐賊謀而破釜沈舟誓不退卻一步
有爲收斂固晉之議者特以血戰所得之城池不甘
棄置耳惟是狂寇在門空困徒指飢寒交迫竟有病
莫能興者我士無譁情實可憫蓋本年積欠已逾二
百餘萬兩而支絀情形與去年前軍奚啻天淵苦搜
力索無處著手徒喚奈何和戎之策皮幣珠玉均不
得免部文羽檄促提十萬不忍不急

君父之難

而力竭軍飢直不可問近聞宿松下倉埠祝墩老洲
頭等處係該縣黃令設局抽釐查問一年所解不過

二三千金而實不止此數若辦理得人必可加增一倍貧苦之人視一絲半粒亦增珍重特欲爲不情之請俟閣下裁酌可否由弟處委員專辦顏厚心忤未敢必以爲可姑試求之

復羅少村 十月初九日

汪省吾所寄手函不忘規勸非性情相與者不肖言亦非閱歷有得者不能言卽此已見其心術學術之正足成吏治而體民情夫善人國之本也必欲強留於鄂毋許令其高臥東山賢姪爲我婉致之

致司道及糧臺米局 十月初十日

懷桐各軍飢寒交迫應請將一切雜支由藩臺鹽糧道臺糧臺暫行酌停酌借三四月專濟征餉此餉銀之大綱也仍苦餉需不繼枵腹可虞兼以援賊屬集皖省百姓聞警遷徙米糧亦艱查湖北豐備倉尚有積存捐穀此項穀石每米一石合捐價三兩四錢每穀一石合捐價一兩七錢若以碾放兵勇口糧照捐價叩算兵勇更形艱苦應減照時價叩筭比漢鎮市價尙須再低十文十五文以示優養士卒之意此急籌兵米之要法也合卽飛函奉告卽速將豐備南糧等倉存穀由糧臺捐米局迅速碾米一萬五千石專

委員弁各帶制斛一面運送桐城掛車河多副都統
米五千石青草場布政司銜荆宜施道李營米五千
石安慶道員曾營米三千石樅陽鎮韋游擊米八百
石太湖城守米一千二百石各得一月之糧可收三
捷之效率勿稍遲其運脚由捐米局會同糧臺墊解
其押運委員務須迅速由司道糧臺并武昌府遴委
委員限一月內赶到華陽鎮由內湖督同望江縣懷
甯縣運送石牌毋誤爲要

復左季高京卿 十月十一日

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希庵早回桐城據報

狗逆已至然十日之久蟄伏未動殆有狡謀此間各大將均能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沈舟之志卻以攬轡安閒出之其濟君之靈也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皖南情勢不熟不能逞臆惟丈與滌丈謀之斷之賊本至弱并力圖之必可破也九月二十日有
旨止鮑春
震之北行我輩專意東南分當效力
天心仁愛
卽顛沛造次而不忍於吳楚之民皮幣珠玉太王樂
天明夷艱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

衛母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夢思
成痼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毋使
真病也林翼雖力戒春霆攻堅以春霆有攻堅之癖
又屢寓書滌帥戒止之連日不寐苦思再四兵行如
水不可執著如有可攻之機則昔年羅李之攻蒲圻
春霆之攻意生寺亦未始不以血肉換此城壘應變
之機公試謀之公之戰馬膽力何如南人好川黔之
馬是小走碎步非馬之正軌北馬乃良所向無空闊
一心成大功然須腰腳有力乃能乘此明以示我以
惡物色

復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一日

帶兵以討賊而救民也受篆治地方以課吏而保民也治國莫如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吏事尤爲兵事之本貪慕爵祿公必不爲卽不肖亦尙不爲然處艱鉅危難之時非帶兵不可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依卽日殺千賊無補於大局故非兼地方不可天下之兵食均苦日竭不僅皖鄂爲然介而離山礪而離水則吏民坐視士卒之飢苦而無能展布必不能掀拳風雲拯救水火爲皖計爲公計以受印爲正則介唐勤苦不貪弟亦殘息尚活心神未盡糊塗或可贊

助一二事觀

朝廷昇任之隆圭璋特達並無薦舉

公之忠誠

帝心簡在開屯以聚米運鹽植茶通

商惠工訓農以阜財活此淮南淮北江南江北之百姓則名將名臣公且兼之矣賊蟄伏不動須待其有變證而後痛加芟夷斷不可輕動動則必挾萬餘人全力又斷不可零星分兵餉尚未到兵尚未齊賊又捉摸未定求兄堅忍不動有破釜沈舟之氣概尤貴有攬轡安閒之整暇也

復會沅圃觀察

十月十二日

讀手教以希庵前此商議移駐高河埠一節承公毅

然以賊入集賢閣尚能堅持十五日二十日自任公
志與公之軍氣早料其必能如此今讀公書氣甚固
志甚堅所言事理亦平實無一字虛夸感慰欣慕烏
能自己幸以尊意告之滌丈希庵爲要此閒亦將尊
函鈔寄各處使其專心破賊昨函以三千石米運安
慶尙有太湖城守一千二百石亦應改奉安慶軍營
也次青之文讀過悲其志惜其才終當設法以曲全
之

復李眉生駕部

鴻齋

十月十二日

夙未晤教而閣下之德性襟期久經耳熟頃聞台旆

出都作挈眷遠游之計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
藩叛國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縱作意避秦何處是
桃源勝境况以閣下之才學而遽思高蹈誰與其濟
時艱因特賦杖屨三章相要道左尙冀枉駕來游不
我遐棄謹埽榻以待

復鮑春霆軍門 十月十四日

得惠函知休甯城外二十八日戰狀左紫右拂指揮
如意有此一捷足寒城賊之膽楊逆李逆分路來援
自當嚴爲防範有守兵而無戰兵有圍兵而無勦兵
則外寇突來軍力不能靈活無以制援賊之死命弟

與凱章合籌勦辦審慎機宐師克在和當可得手兄處步騎祇桂營五百人鄖陽馬隊二百八十人此外並無一人一騎當亦弟所深念也且徽甯一帶萬山叢薄馬隊尙難施展岐路雖多祇在確探賊情相機堵截斷不可過分兵力自弱其勢惟卓裁審之

復李希庵方伯

得手書敬承所訓無缺而後動以作百萬賊觀此宗聖之教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守約施博斯爲大勇沅公氣壯心雄半月二十日之守確有把握使我兄得專心力於前敵謀所以破賊之道狗

類雖多何患焉糧臺解項日益不繼減成捐輸尤難
應急以積倉爲裹糧亦一時權宜之計軍食本艱國
人皆以夫子將爲發棠可止則止尙待審之

致曾欽使

十月十五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並恭讀鈔寄

廷旨及與左公

往來書靈活之說機勢之論左公意在雕勦也事理
固有可憑責之皖北軍情亦頗未中惟林翼愚慮兩
岸兵力已集不必再望添兵添兵則不僅無餉亦且
無將又兵事不宜長顧卻慮太謹慎則嫌於拙滯進
兵求戰約不過五六分可靠便應放手放膽丈策左

公速進屯溪是也見及於此卽求決行至大府規畫之地總須寬博有餘取魚鹽絲枲布帛菽粟百物富饒之鄉先爲措置目前卽苦枯寂異日仍可發揮聚人日財此尤兵事機勢之要丈意欲速至淮揚如取道六壽則請咨明皖鄂兩軍須先固守六安壽州則淠水淮水可無阻滯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何嘗不可富強人自棄之耳

致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五日

公畏官爲羈勒誠然弟之於兄本另有相知相關處他人不能喻也此事兄可自告之滌帥代酌弟必不

相強蓋私心不忍強也丹初第一正人君子也以對
不過軍士爲恥愧便是正人心術有一美才周壽山
公與深談否此奇士也亦微有毛病世人固不識此
人疑我之私之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
疑人也可嘆

致多禮堂都護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五日

頃營務處議出霍山之說鈔奉台鑒霍山賊數不多
其爲牽制之師防我軍由山內出擊之計情跡顯然
若以松子關之成鎮七營出流波碇與昌營七營鄖
陽馬隊二百并舒公馬隊三百亦是避實擊虛之用

應請卓裁籌商示復再安慶賊匪是久困象此賊結
局恐非投誠卽夤夜亂竄耳

復駱中丞

十月十七日

萬人軍食裹糧未豐蜀道殊難征途可念石逆闌入
楚邊應請台旃由寶慶辰州進發聲威遠懾該逆或
畏而不敢前若逆謀借境入川雄師中道截攔擁轡
援桴縱橫痛殺絕其思蜀之謀卽奠南防苞桑之固
一舉兩全功德遠矣川中探報鈔奉清鑒

致閩丹初農部

十月十七日

潛山礪志一冊惟不應附災異耳已致書樹人刪之

言災異則足以蕩民心而又有不仁之惡念其殆啟
犯上作亂之漸乎樹人採皖樵之言而不知察弟故
嚴諭止之惟其辦礪之勤苦並其率作興事之功戶
口阨塞之得其實而居其要亦不可掩其善而不嘉
予也弟思處事應物惟無私心者乃當於理而得其
平願與丹初勉之並乞果臣梅村兩碩儒以時匡救
不肖之不逮

致嚴方伯閩農部及各僚屬 十月十七日

碾米須動三萬餘石之穀非因辦米起見欲使米局
稍捐二萬餘兩不急之穀而糧臺頓增三萬餘串之

餉也軍中不重米向亦頗畏官米林翼豈不知之若
委員採辦商米營中之委員甚多下游之商米更佳
更切近只須餉銀不虧何愁無米哉渭春所言六不
宜等條均薄物細故以舟裝運入華陽到曾道各營
與水次最近卽多李二軍石牌內湖水次亦便均可
不須另製口袋渭春擬以錢一萬串并米局銀六千
兩採辦商米一節應卽停止卽以米局銀交糧臺濟
餉丹初所擬派黃丞舒丹領銀錢採辦一節尤應卽
日停止仍可照十六日發行之札碾運倉米卽不能
限定一月亦可陸續運濟但須嚴禁委員攙和沙水

毋使天下之人不信官物而以官爲詬厲總之此事
因糧臺萬分支絀特爲酌盈劑虛無聊之極思若糧
臺道臺牙釐局能月足額餉又何須多此一番勞費
前已函致多都護李方伯曾觀察處李方伯念武昌
聚米之艱不欲貸粟林翼憐糧臺窘迫之狀思目前
之急難仍急欲小補之此後應先行轉運如軍營餉
足自知函止我卽札飭停碾其辦播發腳等事或米
鋪領辦或委員經理尙易爲謀異日此穀總須碾動
爲米也

復多都護

十月十七日

承示擬待逆壘紮近察其虛實并力痛勦可謂老謀
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
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此次堅忍以待大戰
各路又均有布置卽代賊爲謀亦頗苦難於著手軍
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
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此其大較也賊知安慶
望援甚急恐不能忍至一月二月之後我軍人力地
勢可堅忍自持幸公商之朱副將希廣以獨騎一人
帶親兵三人見賊卽追致受槍傷查朱希廣黃勝日
兩副將均是副將何紹彩之哨官從何紹彩營中分

出何紹彩九年春因勞致疾現已精力復元其人打仗勇敢現在茨山帶親兵百人爲弟護衛弟卽日札飭以百人前來桐城總管朱希廣黃勝日兩營之事二營均係其舊日卒伍能用命也如希廣傷未能速痊卽請札飭何紹彩并管新左營合成六百人亦必得力道州之勇宜於衝鋒不能持重卽如此次以三人追四十賊馬勇而輕進是其弊也守城則應用穩練之營不宜用輕銳之將驍果之士也鄙見不必與潛山調換爲是

復官揆帥 十月十八日

西巡之議亦卽太王避狄遷岐之事如 朝議果定
第望淺名輕不敢多言大政惟應自請治兵襄陽以
爲關中屏蔽特楚地褊小財賦不足以養兵河南南
陽二府是秦中門戶如有老成大臣特奏以二府歸
楚暫管則益以二府之丁糧可養兵五六千人舞袖
乃可回旋耳然此亦創格未能信其必準行也湖北
籌餉必應於懷桐克復後卽裁一萬餘人乃可善後
否則終必飢潰飢潰之患較敗仗更慘催餉之摺明
知必無實濟然必求掣銜會奏賊日多兵日少賊日
富兵日貧江南浙江之事如此楚又何能獨支乎

復會沉圃觀察 十月二十日

得書并所與將士約法之章想見亞夫營整齊嚴肅非同兒戲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欣慰何如一時傳觀諸人首肯不獨星槎歎服已也希庵不願接印欲以專心兵事特念皖北上游吏事民事十年無人過問無吏何以撫民無民何以守國公與滌文能勸其兼顧郡縣以固根本則呼應亦較便捷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君子不用也未審尊意以爲何如桐城之賊伏匿未動尙難審察機宜惟在多李兩公見譏而作身霍山賊股往來牽掣擬以松子關之七營由流

礮會合昌營出擊之

復沈愛暄大令 十月二十日

得書具悉一切外寇未來內奸竊發祇在訪查戢捕以消禍於未萌訓眾而好鎮撫之民情既定遂可安堵無恐萬一鄰氛告警確得實在賊情自當撥兵援應城守既備兵力又暫資彈壓謠言不足信也驥雲方伯未任皖臬復擢蘇藩 帝命不違何能畱楚舒公之馬隊八百非實在有事不能因府縣之虛聲僕僕道途也設馬隊派到無仗可打君能執其咎乎

復彭雪琴方伯 十月二十日

練潭孔城白兔湖塘田張溪鎮各路分飭戈船到處
擊賊冬令水漲天助雄師而南陵一戰保護名將尤
徵弟與厚庵軍門見幾明決全數萬生民之命造福
已多而無意中竟得此堅忍強毅之奇材厥功更偉
天下危注意將何地無才特出不求耳飢軍脫於虎
口解衣推食自是急需來示謂棄南陵出江以圖再
振若得養銳一月必可成得力之軍厚庵兄與陳鎮
軍斟酌情形相度地勢當能妥當矣陳鎮軍處另函
慰藉乞卽飭遞爲荷

復孫樹人司馬 十月二十日

得惠函井井有條理霍山衡勇舒城和勇營制所定
簡而易從具見董勸有方用心良苦而民情踴躍戮
力同仇實堪嘉許惟團練在民而不在官來示頒給
關防一節適滋流弊成營之後仍囑穩守要隘萬不
可輕出而與狂寇爭鋒果能慎守無虞卽附於官軍
記功議獎或由地方官稟報皆屬可行介字二營應
暫留天堂山內要隘以爲兆營策應

復閩丹初農部

十月二十日

渭春寄兄信已閱此事弟不應於小節條例中著意
渭春才力精神大有爲惟望其學德日進勉爲名

臣若如近人之志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則是卑俗
諛人之交非君子相規益之道是在兄之互爲勸勉
矣

致曾沅圃觀察

十月二十日

近日以來湖南北並無勇可添卽添亦是游勇之蕩
佚不受約束者不可戰亦不可守水涸河淺卽添三
百人亦屬不成軍勢或欲以重兵駐於賊必來之路
及我必走之路而故開一角設兩翼以夾擊之又前
路迎勦而尾追之蓋謂人道天道古事今事無七八
千人同爲一邱之貉

一部通鑑并無圍城而使盡同
歸一劫之事蓋非竄卽降也

歸浩劫者厚菴前欲陳鎮大富助防或有此意愚人無識所見所言不必其果有可取仍請以此臆說質正滌丈厚庵希庵蓋昔日患其相通圍恐其疎而古人古事總以圍師必闕爲訓其理何如幸酌之

復曾沅圃觀察

十月二十一日

希庵薄臬篆而不受設以使節鼻之能不受耶皖節之來十居八九此皖中亂極思治之機也希庵如何能退弟已三年不加一贊詞原有私情於希公而天心鑒察昇任獨隆天也天可逃乎爲將在得人爲大吏亦止在得人其體異其揆一也公言高叟數

月之後亦知行之維艱此爲至言我輩走錯路了若
昔年閉戶著書使天下後世想像其人必曰惜其時
不之用耳今竟何如丈閱此當爲一噴飯舒六兄馬
隊亦調由太潛來會成鎮調入霍山旁路卽賊由霍
六入松關之來路也迎之於外較佳

復閩丹初農部

十月二十四日

王翦用六十萬人日以美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
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椎牛饗士而不欲戰養之久而
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近三月水陸各軍應請傾
囊倒篋而出之待餉則拔營不動討賊必無功也賊

數不至如常州人所供之多比春閒少五六萬人耳

致多都統

十月二十六日

頃得滌帥寄件南岸之捷事勢已穩桐城二十五日
合剿諒已有軍報在途弟思荀悅之論兵也曰權不
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爲兵事
之至要老兄與希菴合謀二萬餘人如一人一心大
功必成弟不妄出主意不掣絲毫之肘惟其是而已

復霍山縣張桐封

十月二十六日

得書具悉米粟芻茭採辦不竭並備竹木以資軍渡
想見紳民響應董勸有方至以爲慰添練鄉丁立成

營伍選派勁勇百名教習技藝仍以寓兵於農之法
使民力不疲而緩急又皆可恃亦自謀守禦之長計
也但其要在於紳董得人不侵不擾而後實效可期
是在足下之善爲審擇耳

復翁祖庚中丞 二十七日

得賜書具悉苦衷調劑曲盡權衡淺人未知其深妄
肆狂瞽猶荷盛懷採納慙悚何如居今日而求才雖
破除成見猶懼不足以廣羅賢士共濟時艱况到處
生嫌動多掣肘如善鬪者而束縛其人之手足拳勇
無所復施公之所處甚難而盡勞亦彌苦矣借材之

說鄙人延訪雖殷禮羅未富極感謙光之下逮慮無
可取懷而予以副心期毛驥雲升擢蘇藩李希庵擢
院臬希庵專意討賊堅不肯受臬印弟敦勸再三其
人高遠不可以階而升視官如桎梏如羈勒視官場
陋習如美色淫聲之不可近確乎其不可移也昨因
安慶會軍索餉甚急無可指措有札行州縣並請酌
定加札可否均惟台命蓋楊軍多軍李軍均欠餉數
月共二百萬兩飢軍苦戰貸米無門力盡筋疲故有
此不情之請也桐城之戰李軍捲旂疾趨由青草壩
附多軍以計誘賊二十三日大獲全勝若再得幾番

痛殺可以遏狗逆冀逆張逆之兇悍霍山一股成余亦即日會師出擊矣

復王王秋孝廉 十月二十七日

來書以天下形勝宜重西北而輕東南深識偉論欽佩無既荆襄爲南北咽喉誠得兵力以設重鎮訓練生聚接應亦復不窮羊叔子之教卒收平吳之功抑非人莫與屬也諸侯守在四境而鄂置孔棘頂踵腹心無一可恃皖氛尤爲甚惡非敢爲甫田騫遠欲以靖邊氛而固晉圉已如騎猛獸不能中下岌岌乎時有反噬之虞况責以蜀道秦關遠爲控制鄂中之力

或恐未皇抑又思之江淮爲天險而地利亦從此流
迪天塹之雄賴有楊彭水師一氣貫注而長淮一帶
扼守無人壽州名城非恃楚師犄角牽制亦幾不爲
我有幸而得全腰膺而髮捻勾結悉銳以抗楚師桐
城之多李兩軍霍山之成余十四營日有戰事惟冀
遏此兇醜徐圖恢復要非廓清江面扼守巢湖而兵
事終難運掉耳刻下積欠各軍餉需在二百萬兩外
食粥不飽敗絮無溫我士無譁殊爲可憫來示陳君
卹賞一節自二年至於八九年節義局先後查報奏
案十七次每次多者數千人少亦數百人庫如懸罄

前後各藩詳定於軍務完竣始準給支卹銀卽湖湘將士之大小文武戰歿於鄂潯江皖者均未能給卹也陳公之事應由原籍具領弟卽札飭所司亦不得分文之實惠鈔票等件鄂中本未頒行陞邦貧困其細已甚大雅所鄙笑矣

復舒輔廷都護 十月二十八日

得書以此番進剿尙未得揆帥明文想偶因他務延展而弟處已有杏行矣兄之忠直樸實惟弟信之至深弟曾言無論如何弟與兄與希庵三人永不相離總是三人共命而已一切不必生氣似宜速到桐城

助希庵合戰爲是是所拜禱

復會制軍 十月二十八日

奉手教並抄示軍謀數則敬承一切賊情地勢隨時
遷移林翼距皖南太遠又不深悉地勢未能遠謀丈
所籌思均極妥善游夏不必贊詞惟賊計不襲成跡
不必定走舊路我軍只宜并力不可太分此愚人之
臆見懸空而又無所指實也又奉十八日賫回復函
於廉卿梅村之文則賞之於野人之獻則欲拒之丈
則貴德賤貨而林翼之無文可爲慙悚軍中勞苦目
營四海心憂九州折枝之勞以助神明承筐之將無

遵忠愛若竟卻謝則恐懼於屏棄而將無以自立遲
至明年蠹蝕其中又何貴乎箴言書院藏書漸富丈
到揚州再賜數種則顧子所謂明道之文經世之文
與切於實用之典章庶幾大備所求於丈者甚奢博
而不可殫紀丈得毋怖恐而預杜之耶桐城近二三
日將大戰林翼到此時轉甚閒暇希與多之和睦如
一鼻孔出氣希庵夜宿多帳中并不歸營亦奇境也

致馮价人太守

禮藩

十月二十九日

林翼幼游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
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大而黯澹不光疎散朽敗

事經官手刻股者十餘人百餘人心以爲官物則必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此今人目欲裂而髮皆衝然則處今之世將放流乎官而後爲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願與同志共勉之

致余會亭

十月二十九日

戰不可急須定乃戰也羅田襄陽勇丁有奮進之志卻須防其紀律不嚴站腳不穩也凡兵勇不難於進而難於站穩此堅忍之實在功夫多歷戰事兵勇乃

有進境

復劉霞仙司馬

十月二十九日

承示軍政與吏治相表裏此論誠然竊師入川慮軍
權不屬呼應較難楚蜀相依關係匪小然外間去任
天心確有主宰非遠臣所能知刻下看逆鼠擾
湘南尚煩盡筆運量分途截剿可以紓桑梓之患亦
卽以絕其思蜀之謀則造福爲不少矣川氛屢挫於
楚師而用之者尙未能盡得機要若再添萬眾而將
士復石所主持埽盪亦自易易第非速紆南患鼓行
而西則繁富要區傷殘殆盡乘其敝者愈覺無可措

手耳

黃文忠公遺集卷八十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各帥及各守令 庚申十一月初二日

桐城援賊自十月十四日起經多禮堂都護迭擊獲
勝二十八日李希庵方伯率萬人戰其前多禮堂都
護率萬餘人擊其後斬馘不可勝計賊隨棄壘宵遁
查六安霍山賊所垂涎霍山附近本有另股分竄之
賊恐賊必歸併一處應飛函致六安州牧武臣鎮軍
會亭副將嚴密準備或戰或守相機妥辦其六安州

縣尤以慎守嬰城待援爲囑如敗賊蟻聚過多應另
派援軍來助並函請老兄或由潛山入天堂出霍山
或請由太湖英山入霍山以重北防而顧六安霍山
之要其李方伯一軍如應救援六安霍山應於日內
審察賊情由李方伯主持審決由潛山山內行走如
待賊入內地始從麻羅迎勦其道里較今日之勢轉
爲遼遠而勞費正等討賊之要不可吝費若以轉運
爲艱英山轉運局當勉力任之惟望各路軍營馬探
迅報事有宜急於援勦者不必候此閒咨札并飭步
撥日夜循環依限速遞足不停趾以利軍報

復官揆帥 十一月初二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粵西竄匪伺湘軍之趨重常竄而疾趨衡永鄙見料之衡永均無足慮是欲急趨江西以合於下游之賊黨石逆並不在其中已無疑義長沙爲可無患派去礮船亦可壯聲威耳下游水師竄不能分撥舒營如有弱兵可另函問之再行遣撤所錄 廷旨奉到賊尙不要緊吏治不修比賊更害民也援賊經多李前後夾擊斬馘無算遶得甚快心不固也六霍之北防及縱陽江岸尙可慮耳

復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初二日

二十九日賊遁如前數日所殺不多則尙有他計也
恐六安霍山更多防備亦恐由廬江江岸入樅陽以
迎安慶之遁賊一切情形道遠難於遙揣當機立斷
惟在老兄舒公似可撥入霍山金逸亭另帶一營似
可先入六安城守賊至則堅守待援庶援師可以從
容就道六安一州爲滁帥異日入揚州之要道而麻
城松關尤爲切近故愚人獨憂念及之非甫田遠人
之詩也如何辦理老兄明決酌度示遵并祈先行札
飭速辦

復多都護十一月初三日

得書具悉一切蠢茲醜虜棄壘遁逃創鉅痛深人心
稱快士卒踴躍用命或保二成或二成半均險難處
斟酌弟不駁回至於餉項所欠總須清繳不能久懸
必俟懷桐克復裁去萬五六千人鄂力乃可支展否
則長在窘鄉終無足食之期軍心必懈惟得力兵將
必不裁減耳飛虎左營即可減去凡營之不得力者
若不撤遣則視爲鐵帽子不能感愧奮興近五年弟
所招營約百數所撤者亦將五十矣穆副將正春打
仗可靠添募一旅事屬可行惟近月以來各營兵額
太多滌帥添募亦多湖南竟無勇可募擬俟懷桐克

復裁勇之時挑選成營則勇丁較多較好蓋無論如
何壞營只是營官哨官不能得力好營必有膽怯之
勇壞營亦必有膽壯之勇也葉介唐尙未到皖其所
募介字營千二百人勇丁甚有驍果之士兼有烏鎗
好手山民行走如飛能耐勞苦惜其所委營官約束
不嚴紀律不熟恐難成節制之師弟擬俟介唐到後
與之面商撤出此千二百人若尊處委員挑選必有
四百精兵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
在營伍而易將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束散枝以爲薪
不能枝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卽日盈

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人如活草活樹枝葉自必相生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彭濟臣廣文 十一月初五日

漢口爲通閩稠市五方雜處誠不免奸人溷跡其中而稽察不嚴巡防不密祇能責之文武員弁與在汛營兵施游擊帶兵數百巡防彈壓是其所司若另挑百人安營住守則此外分巡之兵必生懈心况現際軍餉大艱前敵萬分竭蹶來示酌加口糧之說殊不可行局丁竭力辦公杜偷漏而無侵蝕頒發功牌以獎勤勞即可開單照給至以救生之餘資澤及江岸

枯骨無令暴露應如來函辦理卽候具稟批行

復翁祖庚中丞

十一月初七日

得手書感荷盛懷雅愛欲使連營六蓼擊柝相聞楚
皖邊防呼吸一氣且得時傾積愆私願何如惟霍山
萬山之中各路文報道阻且長而產米亦甚少似祇
可遣將爲之現在成余會師舒公馬隊五六日亦可
到必能穩謀戰事六安有警此關或可力援屢函請
鄒牧與二鎮妥謀守具賊不得逞於桐城尙防其轉
徙而爭我北門也桐城援賊數十萬多李兩公諱言
其實以定後路之虛驚而免人心之惶惑自二十三

日誘賊之後審慎賊情謀定夾擊二十八日李軍以
萬人戰其前多軍以萬人繞出其後衝腰截尾八道
俱攻斬馘不可勝計賊以宵遁二十九日跟蹤追剿
軍械委積於道路搜殺傷殘解散裹脇亦多狗逆入
桐城捻逆走廬江非經痛殺不能得賊退如是之速
然困獸猶鬪而軍士忍飢苦戰須稍稍養息以備逆
謀安慶城賊似是困象俟懷桐克復當請我公速鎮
省城以復國朝定制也讀大疏兩稿如讀賈岳沙
治安策字字皆血淚忠蓋彌摯矣

復會沉圃觀察十一月初十日

滌帥一軍倚江西爲命聞賊踞河口失釐路之大宗
而石逆東安一股亦爲豫章南路之憂至爲焦急普
軍未能守建德而彭澤湖口不能無憂潯陽爲江鄂
門戶李忠武苦心孤詣戰血未乾斷不可不設法慎
守景鎮大路僅恃李把總團練扼截何能有濟祁門
近日文報不通未審軍情何似霍山之賊亦遁走舒
廬未經懲創江岸之樅陽潛霍之山險楚之北門在
在皆宜準備矣林翼焦思萬狀又病風寒八日頭重
不能舉坐臥皆不得適連服細辛湯始稍稍啜粥耳

致成武臣余會亭

十一月十二日

霍山賊遁未遠尙徘徊於舒廬之間仍當轉徙而謀
我山險窺我北門六安之防必須預爲之備樂兒嶺
三石嶺仍作守局諸佛庵畱營與仍畱松子關原營
孰爲優劣幸示之二軍能有餘力分三營一千五百
人前往六安入城堅守三五月以待援否應由足下
妥速籌商自度其力之所及并慎擇營官之能堅忍
設守者以爲麻羅屏蔽而聞警應援遲速皆有可恃
據鄒牧來稟六安城守米糧尙可趕辦如有人可派
卽候酌復

復黃子山太守 十一月十二日

得手書語長心鄭重令人倍增遠思惟賢太守勵精
圖治剔弊釐奸孜孜如不及無難正已率屬以廣吾
智力所不能周使山中之民復見天日沐浴清化何
慰如之二千里邊疆遼遠守斯土者屢不免因循曠
職而深山狼虎得肆爪牙攫噬於僻壤窮簷故瀕行
時特以整頓書差爲囑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佐雜不能利民吾無過責至於從欲敗度
嗜利無恥必不可以言動不可以德感如高徐者宜
速揭之某令是弟去年特參革職之人稟請勸捐而
曰自備資斧其意何居若令其借端擾民大於征軍

籌餉有礙未識此人因何到荆尙祈驅除滅成捐輸
出於萬不得已而部中不能諒其苦心二百萬兩之
虧空五六萬人之飢困非是無可補救派捐之數意
在速行已概交方伯主政刊刻章程想不日可以寄
到也次青不能張平江之軍滌帥用違其才弟走書
再四申救而不及也亦殆將憂憤以死皖南自徽甯
踵陷嶺險閉塞東道不通鮑張屢捷於休甯破城外
賊壘又復回援黟縣擊僞輔楊逆破走之而建德失
守又報不遜湖口景鎮各路皆爲可慮左軍有貴溪
之捷而賊踞河口又失釐路之大宗石逆分股竄湘

先陷城步綏甯擾及武岡寶慶旋折而入東安縣城
現又棄走道州有趨重江西之勢東師根本繫命於
豫章岌岌乎不可以終日桐城大破髮捻數十萬之
眾一戰而獲全勝卽以宵遁賊退且速霍山另股成
余會師出擊亦卽棄城而逃該逆尙徘徊於舒廬之
閒江岸樅陽潛霍山險與楚之北門在在尙宜準備
懷桐克復未可預期軍士苦飢苦寒行將爲去兵去
食之計大局日以不支近思風寒特重痛楚呻吟八
九日不能執筆作一字惟慎保歲寒不盡縷縷

復厲伯符觀察 十一月十四日

子貞先生游鄂其品學爲當時所推重求善視之并
求揆帥率屬助之來示不以尋常過客相處誠禮賢
之盛意也子貞老矣不可久留亦恐失敬當公
舉以贈其行耳

復閻丹初農部十一月十四日

涓春來信先已批復所欲之將與兵弟必竭力爲之
弟不輔涓春豈得謂爲有良心人哉且心憂河南久
矣得涓春爲之潤及湖北凡欲自保者非保鄰不可
近人之識力特如春蠶自縛轅駒自促耳顧淡如旣
廉潔可靠必乞堅言延致之凡人到心地可靠則才

之短長皆宜在所以位置之者得所否耳弟昨專弁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三百金可與午山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有行者可使從游弟與午山公請此老以教楚人并可爲我輩之師其館舍卽賃屋而居午山代謀之又專弁以百金迎郭筠仙於梓木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尙以爲是耳厚庵催餉二月能速解否天下將才惟厚庵希庵禮堂耳春霆別是一種又須另法將之異日若吳幹臣可成大器亦三五千人大將才也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四日

湖口緊要求兄卽以善守之將二三營兼程馳往湖
口入城踞守并囑各路敗潰兵丁不準入城入城者
斬之至尊處戰事此閒尙可拔營前來以重兵勦賊
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弟心以爲是公欲
潛師以圖建德須告之厚庵準備一切並須兄面告
多都護擔承北岸山外一月之事堅忍爲囑賊尙耽
耽逐逐於安慶也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五日

昨得彭雪琴書請撥兵救湖口十五日又得雪琴書
彭澤於十二日失守矣湖口危在旦夕陳鎮軍之二

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六十一
九
千人能速赶到否湖口爲江鄂緊要門戶不能不救
兩寓書請尊處撥二三營渡江力守湖口卽萬分爲
難一營亦好如實在萬難抽撥亦望迅賜示復以便
函寄雪琴也弟意陳大富一軍尙欲畱以備安慶對
岸之警變耳皖南如此糜爛祁門文報又復梗阻其
籌策湖口九江之法亦望指示及之

復袁午橋節帥 十一月十五日

奉賜函敬悉整軍經武力扼全淮蓋抱勤勞中心蘊
結夷兵助勦之議誠如來示萬不可行周之犬戎唐
之吐蕃五代之契丹其明驗也况戎心難測其可倒

持太阿授人以柄我公深識遠慮敷奏之義可得聞乎僧耶南來若得埽平捻匪亦大好事也

復余會亭 十一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一切六安兵力三千人屬以嬰城三五月待援不必派人助守我軍仍爲收斂固齋之計甚是穩著亦是活著應如來函辦理霍山城應臨房屋應拆爲大將者不可煦煦若老嫗卽妥速爲之使該逆無藏身之固則附近居民亦可少免於焚掠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者也

復孫樹人司馬 十一月十七日

賊遁未遠戰事方多兄萬不可離天堂方百里之要地責之足下一人方倚以爲長城也皖南建德彭澤相繼失陷係南陵一股會合池州之賊狡焉思逞普軍以五千人望風潰退使逆醜得躡其蹤雪琴方伯率水師堵禦湖口並調陳鎮軍二千人入守新城惟冀此城不失事尙可爲祁門文報梗阻不得滌帥咨信者十有八日矣皖南無犬跡皆僞輔楊逆僞侍李逆僞忠李逆詭言狗入皖南公何禪之不確耶其耽耽於桐廬之間非四眼乎病已十瘳其七又須暫活請不注念

致楊厚庵軍門十一月十八日

得希庵書以皖南文報不通欲帶八千人七成隊卽日潛師渡江襲取建德鄙意亦以重兵勦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心然其議然必須往返神速庶兵無滯機此閱兵力一動狗必全力上犯也天堂堅守二十日三十日以待希庵回援希庵渡江時應請仁兄速爲準備以舟師輔之行或可出賊不意而攻其未備但希庵能打而不能守應以餘庵守之以北岸之賊尙耽耽逐逐於安慶也狗擒蟄伏未動必當再逞狡謀青草塢雖守老營兵力已不能及遠

其桐城縱陽各路必須禮堂兄設法兼顧力任一月
之防當由希庵與禮堂兄面商定議爰方啟行而安
慶城圍仍求沅丈力謀穩守耳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九日

得手教拳拳以弟之未移太湖爲念而因此以緩建
德之援弟罪大矣弟病十三日乃轉近經作梅診治
十愈其九然弱不可勝食粥食飯均汗出不止必不
可再冒風寒弟俟兄拔營後帶張劉李文盛等一千
六百人并鄖陽兵移住太湖大約須十日八日六日
之後乃可見風乃可移營此六日八日十日必無警

夔兄可先行拔營以救建德以通祁門以全危局端
所慮者不在英山而在懷甯桐城潛山耳大約老兄
拔營半月北岸必警能二十日陸續回援大局尙可
保全至多不能逾一月耳至多公能否堅守一月須
堅與之約定山內之天堂樂兒嶺麻城松子關均弟
一人之責也求兄不必過慮兵事不宜長顧卻慮求
兄放手放膽行之至應如何酌帶隊伍或分成或整
營老兄自能籌定鄙見整營六七千人爲宜又渭春
來此自言升任豫撫無兵無將欲求趙國香一營又
求於梁湘帆吳幹臣二人酌委一人到河南弟意滌

帥心欲幹臣弟欲令其久依麾下學戰以成材滌處
弟尙不允况其他耶其梁趙二人須另函公商又弟
意余營中頗有將才或可調去二營也

復何圓溪觀察 十一月十九日

衛侍講騎勇登程深荷照護且感且慰吏治之壞由
於官氣太重不復知有民情一二能者又惡其不類
而抑塞之善類日孤至於天怒人怨世亂循生而泄
泄沓沓者流雖禍臨眉睫如燕雀之處堂响响然以
爲樂誠可歎也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引退之說亦安
所得善地而居之時局日艱惟有盡其在我閣下以

謂何如

復曾制軍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欣知唐君克復建德之功心以爲喜而又深以景德鎮爲憂念矣先是希庵來議以屯住青草塢則一月之內賊仍不動離青草塢之後賊乃漸遲擬以二十日率六千人渡江攻建德往返以一月爲期希庵之意亦如尊旨以北岸地勢遼闊狗逆盤伏叢藏尙有狡謀布置甫定而唐桂生捷書已至矣作梅在此須策建德不煩希庵而謂賊勢全趨景德饒州如能舟載陸師八千從湖口乘風拍其背而破之

乃是上策惟不可拘定日月須以三月爲衡作梅言
安慶之圍不可撤則惟禮堂元公二軍亦獨力難支
耳林翼思之亦難定議

復陳餘庵鎮軍十一月二十三日

得惠緘所論戰狀軍情皆質直可敬麾下以飢困之
師乍離苦海而士卒猶能踴躍用命自當竭力資助
以冀振刷從新養成勁旅萬串之數已於十五日從
蘭溪起解計日內已到東流帳棚想亦同時解到應
請兄台卽日親率所部往建德妥速設守東流不可
棄而建德爲南北文報往來之地較東流形勢爲要

重也如貴營現在之眾尙嫌力單請函商雪琴方伯酌察湖口情形前所派去之千五百人可以撥回則兵力自厚矣

致官揆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建德已復湖口已穩雪琴帶陳大富之千五百人到湖口兵未到而賊已遁刻下湖口兵力有餘所可危者饒廣景德鎮等處耳鄂省之力恐不能及於景德等處以四眼狗尙在桐城日夜耽耽逐逐伺吾之釁乘吾之瑕也希庵曾有密信寄我此次賊多且悍迥非昔年可比卽戰勝之後禮堂希

庵之恐懼更甚於前北岸之賊勢更大於南岸特以
兩大將和衷同濟一心一力故有二十八日之捷然
尙未可自恃也冬月水涸懷甯處處可通沅圃尙非
強兵多李有應接不暇之勢成鎮松關爲緊要門戶
有兵未必有賊無兵則必有賊不可輕易調動須審
實賊情果與懷桐交戰而無意於羅麻方敢調成鎮
協勦他處耳道州之賊專意歸併江西以合大股與
石逆不睦而仍歸於江南原夥唐鶴九不可畱畱之
徒滋口說應俟到祁門一行再定弟刻下各病已除
而弱不可勝甚矣憊亦憊矣甚年未五十而衰頹如

此恐非佳兆只盼懷桐軍事了畢便當乞請仁恩耳
竊料賊勢全力西犯懷甯一軍仍恐不支祁門一軍
亦岌岌其殆餉項日竭明年更可危懷甯桐城克復
之日尙早心竊憂之恐事未成而兵已飢潰又成江
南之禍是則私心之所日夜恐懼者也病後氣力極
弱草草恕不詳慎

復梁海樓侍郎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奉手書闕然久不報悵結不可言狀惟規畫勤勞
通籌國計修和展策宏濟艱難頌慰何似鄂省減
成捐輸實出於萬不得已吳先亡蜀亦亂商旅不行

食貨皆缺鄂又以傷殘之後浚洞爲災民力幾何而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眾並分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者方深悔成師以出誤爲此莆田鴛遠之謀而騎虎不能中下何忍棄血戰未乾之城池束手待斃故欲援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數旣視兩省而有加實與京捐爲無礙緣鄂向未用大錢鈔票官票自上及下無不以實銀出入也且積數月之欠餉深入皖地之飢師一旦決潰卽爲吳禍之續舍此又安所籌謀乎敬當復奏再請部中必欲置楚地於危亡亦命

也不敢不從命刻下前軍苦戰擊走桐城數十萬援賊幸得免於譁潰而食粥不飽敗絮無溫呼號不絕於道路而狗逆大敗之後猶能約束其新附之捻眾耽耽以伺吾瑕霍山另股亦敗退舒廬踟伏未動賊謀狡險戰事方多皖南之偽輔楊逆偽忠李逆偽侍李逆皆由蘇常傾巢上犯以大圍包裹祁門滌帥兵力甚單應接不暇雖東流建德隨失隨復而大股竄都昌弁陷浮梁窺伺饒州景鎮江西內地恐旦夕爲其所蹂躪而東師繫命之區不堪其擾大局日以難支弟此次臥病旬餘不食者數日醫家以桂辛大黃

誤投繼得陳公來醫又須苟活而精神頹憊怯弱不
可以風扇命待盡之人此軀殼原不足惜獨是賊挾
全力以西犯賊日富而我日貧賊日多而兵日少吾
恐不旋踵而蹈江南之覆轍吳亡而楚亦亡固共宜
也部中提京餉駁鄂中捐輸在部中綱紀四方自有
大體鄂中以一省之民力供五六萬人之軍食欠二
百餘萬之軍餉尙未蒙仁念何也下游賊勢無顧忌
無牽綴與八年九年分擾吳楚之賊情大異昔年吳
中尙有兵今則專力注於楚矣故每次必以數股分
犯楚皖之交每股或六七萬人楚力亦云殆矣楚亡

則豫與秦中亦且不保而東南上下與賊同流合汙
鄙人憔悴本不欲生視生亦贅以兄有素日之雅故
一傾吐之惟閣下慎保歲寒努力自玉爲幸

復王緝甫太守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奉函具悉磊落長才固知不久於抑塞嚴公處暫時
未便言及弟於司道向守在官言官之訓相交極深
而界限甚嚴未可卽以私情相瀆也

復曾沅圃觀察

十一月二十四日

得手書具悉浮梁大捷迅復城池該逆果受痛創則
甯岸軍情稍穩矣滌帥處兵力甚單似非增募不可

水師難於添人現在楊軍門一軍視陸師欠餉尤甚
至安慶設關一節鄙意斷不可行設關則官派重部
費多弊不可言悔之無及如能奏請篤實明白者專
辦尙可有爲否則處處糜費處處落空一文不可濟
軍餉而大利盡歸於衙蠹部書部吏之誅求無藝亦
實不能分涓滴以資水陸之食尙祈我公以此意速
寄滌紳庶毋深知關督官場之情僞亦不待林翼之
贅說也總之設關不如設局委官不如委士委任得
人猶足有濟若奏設關督移建公所大局不支矣高

明詳察之

致多禮堂李希庵 十一月二十六日

賊趨樅陽蓋知韋部力單又值江水漸落舟師恐難
久留湖面韋部不支則安慶必警先拔樅陽與後拔
安慶較爲得力且直捷也應請兩公就近籌商審度
賊情如果該逆專注樅陽能否以萬人搗之皆仗卓
裁相機行事弟不悉桐城一帶情形不能遙揣也至
韋言進攻桐城以分賊勢則可不必舒公馬隊在太
湖請公就近咨調軍情瞬息與時遷移惟二公酌商
即可便宜行之

復閩丹初農部 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日狗逆攻樅陽韋軍告急禮堂復信賊以另股伺
我欲官軍之救樅陽而閒道以撲安慶之圍圍師之
危殆而不安固如是希庵來信十日之外水涸戈船
不能留內湖則安慶之瑕釁滿地而桐城一軍將有
應接不暇之勢以爲危機莫大於是前月二十八日
之捷所殺未能創艾故狗逆尚能脅制其黨而不使
潰走希庵曾密函言賊愈打愈多亦愈打愈難非親
歷行閒不知甘苦也希庵以桐城後路虛懷甯果急
則且鹿不擇陰挺走無方堅欲林翼入太湖城言至
再四矣南岸亦警變時至滌帥請援之書或日再至

然未議分授而北軍已可危竊謂力必不及非情之
忍也各營放錢能至一營二千串已屬萬幸否則仍
守湘軍之法一營每月一千五百串爲穩兵事只官
府公家能喫虧耳若筭及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
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固爲此而始來也
恐不能專意於此十二月須發全餉并搭放正月錢
文歲寒後彫晚節自厲此可責之君子彼小人則曰
年荒歲莫飢苦戰士將起而怨官吏之不恤其私故
年內一批須多須早毋使怨聲溢於軍中希庵治軍
向不計較餉事今頗以參差爲言徐當曉之年內餉

古名集卷之五
五
速請藩臺鹽道糧道迅濟冬雪風寒早爲起解猶可
及也至明年春三月之飢潰智者不能爲謀矣賊挾
全吳以乘楚而欲以涓滴之餉供奉此軍五六萬人
以飢兵禦強寇人心又日卽於宴安譬如履春冰臨
白日豈不殆哉幸與司道公閱迅圖之毋遲

復翁祖庚中丞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兩奉賜書具承一一賁皇奸情畢露而眾叛親離天
亦將以益其疾而奪之魄也惟執事與午帥善自爲
防俟其黨類漸散而謀所以制之耳六安增兵數百
尙祈諳囑穩設守備儲峙芻糧堅深以自固立於不

敗之地而後可以勝人麻羅屏蔽實利賴之現值江水大落縱陽築壩未成舟師恐難久駐安慶圍軍亦將大警賊謀狡險不可測桐城踞匪猶多尙未知多李兩軍能援應各路支撐不敗否兵事不能遙揣未可恃也英宿提餉已遵命札止矣

致李次青

十一月二十八日

久病未能作書而蘊結特甚近聞懷思返里觀小桃源記之作知其憤激有深焉者矣昔諸葛公之短長陳壽譏於史冊時俗之論何足以蔽高賢况兄以倉卒召募之師跛倚而疾入徽城謂銳於行義則可謂

精於治軍則不可失律之咎滌帥所屬望於兄者甚
賒故其責備於兄者亦切蓋徽防關係之重至於急
不擇言弟再四寓書不能申救亦未免參之過激特
念兄數載行閒而尙未知今日賊勢之盛數千人不
能以自立滌帥信兄之過亦兄自信之過歟然猶是
君子之過也林翼之敬兄謂其愛才如命嫉惡如仇
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尙未敢以相許然
要不至於隨人指嫉而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
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
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之卻何耶豈亦未免動

心耶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薰蕕爲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有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爲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掃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爲理當亦滌帥所心許何嘗不欲酬復前勞與其危身以陷險也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

八九十人兩旬餘尙未出帷幄一步鄙人本不欲生
視生亦贅耳知念弁及

復多都護

十一月二十八日

樅陽爲賊所必爭卽爲我所必救逆謀狡險亦自不
可不防韋部力單而樅陽地勢可守令其堅壁勿戰
俟十餘日後賊之狡謀畢露而後圖之實是勝算但
彼中形勝弟不能悉賊情變幻亦不能懸揣而知惟
在卓裁隨機應變審度行之